

家

〔日〕岛崎藤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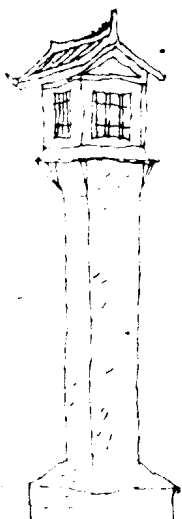
• 自然主义



〔日〕 岛崎藤村 著



枕 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岛崎藤村

家

据日本新潮社《岛崎藤村集》1971年第3版译出

家

〔日〕岛崎藤村著

枕 流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坛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65,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51,000—59,500册

书号: 10100·488

定价: 1.80元

封面设计 潘小庆

书名题签 田 原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李 芒

副主编：李德纯 高慧勤

编 委：王玉琢 张明辉 李长声 李景端 吴海林
 沈海滨 邱季生 林怀秋 竺祖慈 卓钟霖
 姜念东 夏敬文 管可风 戴安常

(以上按姓氏笔划为序)

本套丛书由：

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联合出版

1986年出版《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选目

自然主义

岛崎藤村	《家》
岛崎藤村	《春》
田山花袋	《棉被》
德田秋声等	《新家庭》

唯美主义

永井荷风	《濠东绮谭》
谷崎润一郎	《异端者的悲哀》
佐藤春夫	《更生记》
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潮骚》

现实主义

夏目漱石	《哥儿·草枕》
夏目漱石	《明暗》
野上弥生子	《迷路》

战后派

《日本战后派小说选》(上、下)

出 版 说 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文坛。

他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辑委员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等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以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关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陈 德 文

一

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史上，自然主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明治时期左右文坛的主流。从1906年到1910年，自然主义鼎盛时期虽然只有四五年，但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带给日本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而又深远的。

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上的实证主义。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二十多年间，自然主义支配着西欧的戏剧和小说。当时，热心提倡这种思潮的一大批作家和理论家认为，文学创作要贯彻科学精神，尊重事实资料，认为遗传和环境是造就人物性格的决定因素。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涌入日本，1890年前后，左拉和莫泊桑被介绍过来。到了明治三十年代(1900)，小杉天外、小栗风叶、永井荷风、田山花袋等人，从思想和理论方面大力鼓吹自然主义，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这一文学主张。小杉天外效法左拉，抛弃过去轻快的文风，转向朴素的实相描写。他十分推崇左拉的《娜娜》，1900年，他仿照这部作品创作了小说《初姿》，在序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不想为了满足我的嗜好而写诗，更不想投合评论家的嗜好，也不想投合读者的嗜好。嗜好犹如杯中的美酒，爱者喜而就之；不爱者闻其香则不得不远避之。为了适应对美酒有爱有恶这两种人的不同口味，我只希望有一杯

无臭无味的淡水。我宁愿让诗成为淡水，而不愿它成为美酒。^①

很显然，小杉天外有意识地排除文学创作中美酒般的诗情，而只追求一种淡水般的纯客观的真实。他不希望读者把自己的作品作为艺术品加以欣赏，而只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去感受世间实存的东西。

日本自然主义实际上发端于浪漫主义。这一流派的主要作家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和岩野泡鸣等人，早期都是强调个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以告白为表现方式的浪漫主义诗人。日本社会的急速转变，各种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使得他们的浪漫主义理想无法实现，便选择了以科学实证主义为主导的自然主义方向。这种文学思潮形成一种集团的运动，是从1906年（明治39年）《早稻田文学》和《文章世界》创刊之际开始。就在这一年，岛崎藤村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推向高潮。1907年，田山花袋创作《棉被》，作者运用“露骨描写”的手法，细致入微地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欲望和苦恼，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定义和内容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判断。石川啄木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中指出：“自然主义的定义至少在日本是尚未决定下来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使用这一名称，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任何非议。”事实上，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学道路的各异，当他们汇合于自然主义潮流之中的时候，必然带着旧有的信仰和观念。例如，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的浓厚的浪漫主义；蒲原有明、岩野泡鸣的明显的象征主义；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信守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科学合理主义、印象主义、表象主义等等。具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或主义的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集合在自然主

^① 参见长谷川泉《近代文艺评论集》。

义的旗帜下，各自用自己的作品丰富了明治文坛的色彩，为近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还必须指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往往泛指文学史上某一阶段出现的文学活动和作家集团。就是说，当论及某人是自然主义作家时，一般是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属的社团而言的，并非指他们的创作思想。因为，被日本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统称为自然主义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有一部分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换句话说，日本自然主义这一概念，实际包含了现实主义要素；还有，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作家，有些作品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起来。

二

日本自然主义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国木田独步等人。

岛崎藤村(1872—1943)，出生于长野县信州的没落封建地主家庭，青年时代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1899年，藤村离开东京到小诸市担任中学教员，七年的高原乡间生活，锻炼了作家敏锐观察生活的能力，促使了由诗歌创作向小说创作的转化。他的散文集《千曲川风情》，用优美流畅的文字描绘千曲川两岸迷人的风光，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与眷恋。

岛崎藤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描写一个出身于“贱民”阶层的青年教员，不甘忍受黑暗势力的凌辱与压迫，终于冲破父亲生前的谆谆告戒，向社会公开了自己出身的秘密。作者通过青年主人公濑川丑松的遭遇，揭露了明治社会封建顽固势力摧残自由、压抑个性解放的罪恶，抨击了腐朽的教育制度。岛崎藤村在这部作品里，真实而生动地刻画了主人公正直、善良的性格，同时又细致描述了他“破戒”之后那种恐惧、畏缩的矛盾心理，以及

最后卑怯地出走的结局。这就使得这部作品既有对明治社会较为深广的批判性，又有个人内心自我反省和向顽固势力告白妥协的一面。日本学者在对《破戒》的评价上，长期存在着“社会小说”和“告白小说”之争，其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如此，《破戒》以它深沉的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手法，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文坛的赞誉。

藤村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春》完成于1908年。小说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记录了同《文学界》青年们交往的经过，抒发了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理想幻灭之后徘徊、失意的心情。作者用平朴的文字描写了青年们交友和恋爱的生活，特别是作品的抒情风格，颇能唤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长篇小说《家》写于1910年到1911年之间，这也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以桥本和小泉两大封建家族的交往为线索，描写了他们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作家以本人和亲友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将自己的命运同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无惋惜地追述了两大家族成员充满悲剧的生活道路，揭示了遗传和爱欲对人的毁灭作用。整个作品充满忧伤和沉郁的气氛，被誉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杰作。

岛崎藤村完成上述三部长篇小说之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作家本人生活道路的不幸际遇，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低潮。1919年，藤村发表《新生》，这部小说描写作家本人同侄女的不伦行为，对人的本能欲望做了毫无遮掩的直白，完全陷入了自然主义“露骨描写”的泥淖，从而离开了《破戒》所开创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方向。

田山花袋(1872—1930)，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富影响的作家。花袋出生于群馬县的没落士族家庭。1905年作为从军记者，参加了日俄战争。1908年，根据从军的体验写了短篇小说《一个士兵》，

由于作品中带有“批判皇军”的调子，一直未能发表。使得花袋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稳固地位的是中篇小说《棉被》，由于这部作品的出现，自然主义文学随之声威大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田山花袋出征之前，结识了冈山县的冈田美知代。这位少女爱读花袋的作品，经常致书作者表示仰慕与爱戴。对夫妻生活早有倦意的花袋对美知代抱有特殊的好感，随即信来信往，终于陷入热恋之中而不能自拔。

田山花袋将自己和美知代的交往忠实地写入了《棉被》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一阵轰动。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指出：“这是一篇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大胆的人性的忏悔录，从这点来说，明治时代自有小说以来，早在二叶亭、红叶、藤村诸家所略见端倪的东西，到了这部作品里，已经最明白而且有意识地表露出来了。”^①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意追求细腻的心理描写，浓郁的抒情的笔调，准确把握人物性格，细致传达感情，这些都成为后来的“私小说”作家效法的榜样。田山花袋在《小说作法》一文中曾经谈到《棉被》的写作动机，他说：“我的《棉被》，于作者没有任何考虑。既不是忏悔，也不是故意选择那种丑事而写下来。只不过把自己在人生中发现的某种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罢了。”

继《棉被》之后，田山花袋接连写了《生》(1908)、《妻》(1908)、《缘》(1910)等所谓自然主义三部曲，特别是发表了反映战争给一般平民带来痛苦和灾难的重要作品《乡村教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甚至获得了自然主义文学旗手的桂冠。

德田秋声(1891—1943)，出生于金泽的下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的秋声经友人泉镜花的介绍，做了尾崎红叶的门生，并结识

^① 参见福田清人等编《田山花袋》。

了田山花袋和樋口一叶等人。1896年，秋声发表了处女作《数柑子》，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医生的女儿的不幸命运，充满了阴郁的情调，决定了秋声文学以后的创作风格。1908年，《国民新闻》连载他的中篇小说《新家庭》，进一步确立了秋声的自然主义作家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新家庭》是“自然主义、人生派倾向最初的试笔”，是充满悲辛的十三年作家生涯的总决算。《新家庭》这部小说，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小商人一家的生活情景，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小小缩影”。

1910年，秋声发表《足迹》，1911年，发表《雷》。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不单纯着眼于人物的表面活动，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力求在多角的描写中使形象立体化。秋声不特别使用奇警的语言，不精心营构故事情节，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是通过平朴的语言不着意地叙写出来，以启迪读者的想象。《骄女》似乎是秋声文学中最受欢迎的小说，作品塑造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为了弃旧图新，争取自由的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苦斗，表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秋声其后又创作了《伪装人物》（1935）和《缩影》（1936，未完）等作品。通观德田秋声的创作，给人一种阴晦、苦涩的感觉，但沉滞、凝重而精确的文字叙述，又使他的作品富有非常强劲的基调。秋声的崇拜者川端康成，1947年在金泽的秋声文学碑揭幕式的讲话中说：“日本小说始于源氏，达于西鹤，由西鹤而达于秋声。”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偏颇，但却反映了秋声文学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地方。

正宗白鸟（1879—1962），自然主义文学杰出的评论家。他虽然也写小说和戏剧，但为人所熟知的首先当推他的《文坛人物论》（1932）和《自然主义盛衰史》（1948）两部论著。

白鸟出身于冈山县的地主家庭，1904年由早稻田大学文学专

科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白鸟引人注目的最初一篇小说《尘埃》(1907),描写一个在报社做校对工作的男职员平庸的一生,塑造了一个象尘埃一般随时会被时代的强风卷走的小人物的形象。小说《向何处去》(1908)叙述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青年,他厌倦事业和学问,无心于恋爱和组织家庭,整日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反映了作家思想中虚无的一面。《微光》(1910)描写一个为人作妾的女人遭男人们侮辱的故事。《牛屋的臭味》(1915)这篇小说,深刻触及了日本下层社会,描写了贫困的渔村妇女牛马般惨苦的生活,作者运用冷峻的笔触剖析了社会的阴暗,将丑恶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芥川龙之介指出:“白鸟氏的艺术,不惮说是自否定开始而至否定结束。”^①

自然主义作家、诗人、评论家还有近松秋江(1876—1944)、岩野泡鸣(1873—1920)、真山青果(1878—1948)、上司小剑(1874—1947)、相马御风(1883—1950)等人,因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了。

三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而兴起,决非偶然。比起中日甲午战争来,战胜强大的俄国,更使日本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冲昏了头脑。但同时,在一部分富有理智的作家当中却引起了怀疑和不安。国民的兴奋在他们看来,正是“幻灭时代”的到来。他们力图通过文学揭露一切虚饰和浮夸,将社会的真实情况和人们的精神危机反映出来。这些富有西方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自然主义理论率先介绍到日本,提出了文学要“迫近人生”、使个性得到彻底解放的口号。自然主义的传入是对江户时期“劝善惩

^① 福田清人等《正宗白鸟》

恶”的戏谑文学以及一味追求美文和技巧的“砚友社”文学的一个反动，为明治文坛带来了生气，将近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自然主义提出文学的使命是真实地表现人生，这就使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的传统文学，摒除了江户文学中脱离人生，单纯追求市民趣味的庸俗倾向，提高了文学的历史地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自然主义文学从题材和表现上进一步充实了由坪内逍遙和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日本近代现实主义。1906年《破戒》的出现，标志着明治初期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和前一时期的作家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等人相比，自然主义作家大都出身于下级士族家庭，从小生活在农村，许多人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后来为文学而舍弃了信仰。他们的很多作品着重反映了农村以及下层人们的贫困与不幸，触及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视野，加强了近代文学的纵深感。岛崎藤村的诗、散文和小说，大都取材于农村，以自己家庭生活为轴心，描写了众多受压抑、受损害的下层社会里的人物形象，具有沉潜的庶民性和纯朴的乡土气息。在藤村文学的世界里，作家的实际生活际遇同文学作品溶为一体，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生活的失意和反悔，带有强烈的咏叹性。

自然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舍弃矫揉造作的文字，追求真切、素朴、不具色彩的文风，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和感染力。这一流派的作家，长于用自然流畅的语体文描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变化，而不太注重情节的结构和开展。在他们的作品里，情节的作用仿佛只用来连缀那一幅幅精巧动人的工笔人物画。

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强调写实主义和突出个性，首先把自己当成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他们反对现实主义的虚构和典型化手法，提倡“完全的真实”，把作家自己生活中的烦恼和欲望如实地写进小说，有些作品成了作家本人的自传。这就把作品题材不适

当地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隔断了同社会的联系，削弱了文学反映生活的作用，用平板的文字纪实代替艺术创造，将近代文学引入了歧途。直到现在，日本社会上以描写作者身边琐末细事为能事的“私小说”，就发源于明治时期的自然主义，具体地说，它的鼻祖就是田山花袋。暴露丑恶是“私小说”的特点之一。作家如果站在社会学的角度，捕捉的确是带有社会性的丑恶现象，加以暴露，当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的确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作品。然而，《棉被》这篇小说，自始至终所暴露的都是作家爱慕私淑女弟子的心理活动和由此引起的纠葛，以及女弟子走后，作家伏在女人睡过的被褥上。一面狂嗅芳泽，一面嚎啕痛哭的行动。这在反对建主义，主张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方面，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标榜暴露个人私生活方面的丑恶心灵和行径，竟至如此露骨，这也可说是自然主义给日本文学事业带来很大局限的一种表现。

此外，由于自然主义作家遵循“无理想、无解决”的信条，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追求纯客观的描写和暴露，所以给予读者的多是灰暗和颓丧，使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正如夏目漱石在评判《骄女》所提出的疑问那样：“人生果真到此就走投无路了吗？”漱石认为，秋声文学缺少人生的哲学，因而也就没有深度。^①夏目漱石一针见血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本流派的其他作家。

总之，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自然主义传入日本以后，对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不想对它的功过是非加以全面的论述，只能结合作品进行概略的介绍，有些观点仅仅是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不当之处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陈 德 文

1985年秋末冬初写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① 参见吉田精一《自然主义研究》。

“屋外仍是一片漆黑” ——评岛崎藤村的《家》

李 德 纯

“屋外仍是一片漆黑。”这寥寥八个字，是岛崎藤村（1892—1943）洒洒二十余万言《家》（1910—1911）的结束语，虽然还不能说这就是他对人生真谛的总结，却也是发自肺腑的一声酸楚的呐喊，是作者抽向明治社会丑恶现实的一记鞭笞，流溢着发人深思的历史沉痛感。

《家》以明治末年日本木曾马笼地方两个名门世家走向没落的真实故事，反映了现代日本社会某一方面的历史缩影。故事发展的时间，从1898年到1910年，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桥本和小泉两个封建家庭的“屋外”是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日本社会。日本军国主义被甲午、日俄两次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迷信于武力的征伐，正在变本加厉扩军备战，给日本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男人被驱往战场，喋血于侵略他国的烽火狼烟中；留在国内的广大人民，备受苛捐杂税的熬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形势下，日本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统治当局妄图凭借刺刀和监狱，扑灭人民的斗争烈火。日本列岛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屋外一片漆黑，屋内自然也不会光明。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说：个人生活无不决定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木曾马笼两个封建家庭的坎坷曲折生活，不能单纯归咎于当代家长的昏聩和先人遗传下来的拈花惹草的劣根性，而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家》中众多人物的哀愁与悔恨，达雄和实屡遭破产并锒铛入狱，几个有抱负的青年未能施展才华，默默无闻地度过